

夜行侠

左右

风穿过满带桂花香的密林,轻轻地吹拂,带着羽毛般的柔和与轻盈。它扑打在橡树的叶子上,扑啦扑啦,像一双小型的翅膀在飞。黄绿相间的疏影,透过阳光,把整个林子照耀得如黄金般刺眼。

这个时候,是灰兔、松鼠、猫头鹰、锦鸡等飞禽走兽们喜欢出来玩耍的季节。即使林子里时不时会出现看门狗与家猫,它们也呆头呆脑地从洞里跑出来探险。平时稀疏的地面,这个时候开始丰满柔软起来,满地的落叶间,铺着或半藏着或埋着大小不一的毛栗、橡子、核桃、松果、野柿与榛子。在腐朽的树桩上,爬满了鸟糞、青苔、木耳与地软,偶尔有几只懒洋洋的蜗牛。这些,都是这片林子里的动物们喜爱的美食。

在这个四周都被大山与森林包围的秦岭南麓的盆地地形的小村子里,一条自丹江源头流下来的长河从门前一穿而过,这里的气候既有南方的温热湿润,又有北方的柔冷干燥,使我家屋后的那片林子,成为动植物们密集的天堂;这里稀薄的湿气超多,但又很容易被南坡富有弹性的阳光给暴晒,这里雨水充足,但晴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刚刚上小学,我的家乡大堰村,是一条梁四条沟的山区落后村,可是村子里的大堰学校很有名气,学校建在一条鱼脊梁的中部,是一所小学到初中的中心学校,覆盖周边大堰、庙河、白马、杨寨、王山、包湾、曾岭、汪湾等村的学生就近读书,我也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当年村里穷,学校的条件很差,设施很简陋,东西两排土木结构瓦屋顶房屋是教室,南北两排低矮的土木石板房是老师的宿舍、会议室和伙房。用不起木制的课桌,就在地面上打4根木桩,支几排长方形的石板,凳子也是学生从家里带的,可大家读书学习十分卖力,同学们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地朗读课文,那朗朗的读书声,童稚的歌声,爽朗的鸟鸣声,合奏着优美和谐的天籁之声。那天人合一的仙境,梦幻一般,让人陶醉。

校园的南边竖着一根又粗又高的竹竿当旗杆,每当重要节日,都要升五星红旗,同学们穿着五花八门,衣服各式各样,在五星红旗下庄重地行注目礼,一股股暖流在胸中流动,清风下摆动着的红旗是那么鲜艳动人。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铃声。起初是铜铃铛,后来换成一截铜制的炮弹壳,用一根粗铁丝钩着掉在屋檐下的挑上,敲起来“铛铛”响,声音清脆,还有余音。清晨,同学听到上课预备铃声,行走在四条沟八面坡的孩童们立刻加快脚步,追逐着,嬉闹着,笑声一路铺洒到校园,像潮水般涌入教室上课。学校没有体育设施,同学们自力更生,玩弹弓、滚铁环、踢沙包、跳绳、打陀螺,同样玩的兴奋,痛快!在严寒的冬天,学校没有取暖设备,同学们大都做一个圆柱体的铁盒子,盒子上钻几个通风孔,再用一根折弯的铁丝系着,铁丝的提手上系一截绳子,早上到校时,装一盒子红火炭,上课时将小火炉放在桌子底下,下课了就到校园外去拾些干柴棍棍拆成短截截,放在盒子里,扯起绳子在空中轮几圈,那铁盒里的柴像是用风箱吹似的呼呼燃着,一会儿,脸蛋烤得通红,颇感小火炉给自己带来温暖的惬意和快乐。

在那样的年代里,村里和学校都没钱,学校就组织“勤工俭学”,每周都有劳动课,班上的劳动委员就像生产队队长一样,安排我们带工具,分组参加劳动,翻地、锄草、种菜、施肥等农活,同学们都很卖力,那校园地就是我们的开心农场。每逢重大节日和毕业典礼时,学校都要安排一顿集体便餐,当我们能吃上亲自种的蔬菜和粮食,吃上同学们打猪草喂的猪肉时,感到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美味。更有趣的是去山上捉蝎子,那时山上蝎子多,搬动石头块,会发现蝎子高扬尾刺与你对视,或直往石缝里钻,我们就用筷子夹起来,放进准备好的玻璃瓶中,一只3分钱,捉上半年能卖几毛钱,可买作业本,笔芯和水果糖,高兴的一蹦老高。刚从童年的小学毕业,我又在这所学校读完初中。如今,随着异地创业异地务工潮的兴起,学校自然消亡,变为大堰村党组织活动中心。

童年是一盘永恒的录像带,是一幅永不褪色的风景画,是人生的独版与绝版,如果人生能重复,谁都渴望再经历一次天真金色的童年。童年那单纯天真快乐的生活场景,那余音袅袅的铃声和琅琅的读书声,还有那些熟悉的面孔,给我留下刻骨的记忆,依然回落在耳畔和心田。

秋雨天的夜

南 山

失落和惆怅,裹满我的全身
从白天到月夜又到天明
每分每秒,研磨如浓咖啡
独自在苦味的煎熬

梦想总是擦肩而过
流星划过夜空的那一刻
乡情的愁绪终结

只有守候到生命最后
才能明了我们不再是生命中的过客

风拂过月的夜
擦亮一颗星
铭刻着你的名字
跳动的心在闪烁
在夜的空,分外炫目

“仙”字怎么写?一个人紧紧靠在山边就成了仙。老祖宗早就给我定位了,从鲁北到济南,从异乡回到另一个异乡,回到一个有山的地方。

在西站一下火车,我便马不停蹄地沿路标箭头提示方向东绕西拐,顺着自动扶梯攀上蹲下,找到了开往工研院途经创新谷站的地铁。车门一开,我迫不及待而又故作轻松地挤了进去。

济南地铁1号线11座车站中,地下站点只有4座,创新谷是7座地面高架车站之一。大约20分钟的车程,离我回去混饭吃的工地不足一公里。

我环视车厢,再次体验到地铁与火车的区别:火车上的旅客往往是大包小裹,行李架上满满之后就塞进座椅下,而地铁上的旅客就不同了,大多是随身携带一个小包或手提袋,相当一部分人上下车双手并无一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同点就是,地铁上的旅客散发出的气息比较柔和、安静。

整个车厢里只有一个鼓鼓囊囊的行李箱。那个箱子是我的,它伴随着我差不多有十个春秋了。它见证了漂泊,见证了城市与山村的差别,见证了孩子书包的沉重,见证了汗水的咸涩,见证了离别的忧伤,也见证了重逢的喜悦。它见证的太多,却一言不发;它躺着,却不同于躺平,24小时待命,随时会一跃而起。

十来分钟之后,车窗外“唰”地一亮,现出明媚的阳光,青山翠岭闪闪而来,又闪闪而过,地铁轨行区灯箱屏上显示,车

要是有一座山的话,境况就大不同了。

到有利的地形,三下五下地消失在石林与树林间,独留狼狗一脸怒气地在原地吐舌头,仿佛在埋怨我手里的铁链子妨碍了它。林子里去多了,我也不爱带上狼狗,怕带上它误事。因此也与果子狸打的照面也多了,它不再怕我,在我跟前放肆地吃起从树上砸下来的稀烂的柿子或者地软。有时,它与我面面相觑,也不躲避,我不走动,它也不动,我转移目光,它也转移目光,是一只非常警觉的小家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它叫果子狸,我把它当作野猪一类的动物,每次见到它,我总想抓住它,幻想着等爸爸妈妈从地里回来,满脸欢喜地为一家人做上一顿丰盛的晚餐。遗憾的是,果子狸虽然看起来笨拙,但它的脑子与四肢一点也不笨,每次在我准备下手的时候,它读懂了我的心底所想,快我一步,灰灰快地溜走了。

那个时候,经常遇到背着布袋与猎捕工具在我家林子里打果子狸的农户,那些工具,有的是钢叉,有的是铁网,有的是麻醉枪。大多是自制的,灵活小巧,制作精良。看了他们的装备,我满脸羡慕,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抓不住那些小

动物。

据说一只果子狸能赚到农户人家小半年的生活费,在那个时候,村里就盛行打果子狸,也有一些因收购果子狸而成为暴发户的人家。我从农户的嘴里知道,与我在林子里打过无数次照面的四不像,就是果子狸。那时候果子狸尚未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印象中,我们村里的人几乎没有人猎捕过它,猎捕它的大多是外村人。自从我知道了有关果子狸的一切秘密,我再也不想捕捉果子狸了,反而憎恨起外村的农户来,有时我会让我家的狼狗给它们通风报信,故意对着林子狂吠不止。有时我会在屋顶点燃稻草,让炊烟与浓雾在林间飞扬,以此来刺激灰兔、果子狸们的警觉。

幸好这里的秋天不像夏天那样昼长夜短,也不像别处的秋天那样繁荣兴旺,果子狸好像感觉到了秋天与农户们共同的敌意,一阵秋雨下过之后,刺骨的寒意开始在林间升腾,它再也不会于午后出来了。我故意丢在树洞下的一些玉米棒子,它再也没有出来将它们偷走。或许它感觉到了我的善意,有时会在树洞或者石缝里露出眼睛,拍打着尾巴发出吱吱吱的声响。即使是夜间,农户们似乎很难再捕捉到它了,大多空手而归,偶尔手里提着的不再是果子狸,而是野兔、锦鸡。

大自然有时候总有意想不到的馈赠。一整个秋天,果子狸所贮藏的粮食,足够让它们在这片林子里度过一个稍有安全感又暖意弥漫的寒秋与隆冬。



秦蜀古道 李大庆 作

瀛湖 第 1295 期

之间一条沟或者一条小河,土地大多是挂起来的,沟边河畔仅有少量的月牙形的冬水田和旱梯田。在山坡上种地弯腰的幅度很小,可靠天吃饭,丰年不多。

即便如此,家乡大山的养育之恩难忘。这些年许多人进城了,连贫困户一夜之间也成了城市人,而我将一栋三层小楼紧靠山顶上落地生根,哪儿也不去了。女儿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定住小山村简直是脑子进水。她专门建了一个家庭三人微信群;她、她妈和我。女儿时不时在群里发一些链接和售房信息,或者干脆拿起手机进行三方通话,从交通、医疗、教育、购物等方面反复强调住在城市的好处,劝我们不要“错把陈醋当成墨,写尽半生都是酸”。一年多过去了,见我们丝毫不为所动,洗脸失败,女儿气哼哼地丢下一句话:“唉,真是和夏虫语冰,你们以后老死在山旮旯里我都懒得去管!”

老死在山里并不是一件坏事,恰好,正是叶落归根的自然轮回,对我来说或许是一件幸事。这些年我出门在外,初春返乡仲春离家,大门平时落锁。千里之外,我是大山放出去的风筝,风筝的线是用脐带做的,即使断了,也是肉身不回魂魄回,白天不回梦里回。我知道,如今的乡村不再是衣锦还乡之地,但真正老了的时候,蓄一络白须,穿一袭白衣,拈一片白云、靠山而居,顺山而行,岂不是神仙一般?

▶ 汉江随笔

在北方的冬日,枝头还能挂满累累果实的,似乎只有樟树、女贞和悬铃木。山楂、木瓜、柿树上的“看树佬”,大多被那些勤快的鸟儿果腹,剩下的零零星星,只是成为点缀的背景。冬日的女贞和悬铃木,虽然树叶没有完全落尽,但树上无数悬挂着的果实,如黑不溜秋的小铃铛,远远望去是许多黑点儿。它们在光影里斑驳,在寂静中淡定,远没有一树黄黄的糖果好看。

在城市里,樟树似乎是不多见的。在春天的百花园里,樟树是醒得迟的。每到暮春时节,樟花才摇曳一身紫色的外衣,开出一树繁花。樟花密密叠叠,翠叶婆娑,像绿云上飘逝的紫霞。“樟花飘砌,荻荻清香细。”那香气不汹涌热烈,也不狂野张扬,却浓淡相间、从容有度。樟花花落後,地上是一片残云,树上是青青的糖果。樟树初生的果实,青青圆圆的,如小冬枣般,一串一串的,在椭圆状卵形复叶的掩映下,丰硕而青涩。糖果成熟后,累累满树,形状似枣,但却是吉祥的黄色,和转黄的叶子一起构成一派金秋佳景。深秋季节,一场又一场猛烈的北风袭来,金黄的糖果,在樟树叶逐渐飘落后,就像一个个金铃铛。

风雪飘飞、山寒水瘦的冬天里,樟树抛尽树叶的灰褐色枝丫,最显眼的,是挂满枝梢的糖果。这些嘟嘟噜噜的金黄果,总会吸引成群的白头翁、蜡嘴鸟、灰棕鸟、喜鹊、伯劳、乌鸫等来觅食。北风呼号,糖果相互碰撞,似在作响,鸟儿们逆风飞来,叽喳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糖果虽苦,这几种鸟儿却喜欢吃。它们这时候来,是采摘糖果藏到树洞内、墙缝里,等下雪了再吃。喜鹊等鸟儿饱食糖果之后,会呼啦啦地排成一条长线,向远处边飞去,呈现出一幅翩翩起舞的图景。有时候,它们也会停在枝干上,或单只,或结对,或成群,与满树果实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也为严寒增添一分活力。

樟树相貌平平,不在“亭亭”的树木之列。樟“子如小铃,故亦曰金铃子”。它的果实有多个名字,如樟实、结实、金铃子、仁枣、榛子、苦榛子、石茱萸、樟树果等等。它的清淡、微苦,还有些涩,就如同爱情的味道。人说,樟树前面之所以加个苦字,取的是谐音,就像“苦恋树”。这听起来,像是老套的故事情节。

程十发的《棣庭秋晚图》,描绘的该是古人含蓄典雅的爱情。一长髯络腮重眉的男子,身着绯红的上衣,侧头凝视一位姑娘,外表虽然有些威猛,眼光却是柔意温和的,有秋水味道。那位低眉顺目的姑娘微微颌首,头上簪有黄花,手里捻着一朵黄色的花儿,似在看花,心事如花,脸上却已飞一朵红云。她身后的樟树,枝干通劲,树叶稀疏,糖果金黄而饱满,个头大得略带夸张意味。最妙的是,枝头上栖两只鸟儿,一只鸟儿如男子般在做凝视状,却张开了口,另一只鸟儿垂了眼睑,似在沉思,也似在享受、休沐……

草木无所谓悲欢,无所谓离合,但在有情人眼里,则有了别样的意蕴。人间皆知相思苦,爱别离,求不得,怎么不苦呢?在有情人的心中,两情相悦的往昔旧事,无论经过多少岁月,翻出来,依然闪亮丰厚、馨香扑鼻。没在淡苦的气息当中,就像是拥住所有的旧日时光。拥住的旧日时光,是照亮生命的光和暖,是在最灰暗的日子里,让人依然怀着希望的信念,是此生最珍贵纯粹的爱……

洗净铅华,自是朴素至美。

乡村来信(组诗)

蔡森

昆仑月

已经没有过多的宏愿
在接近中秋的日子里
我们照常送出和接纳祝福
无非是亲友安康,快乐
家庭和睦,幸福
这些朴素而陈旧的表达
依旧庄重

还是同一轮月亮,阴晴圆缺
还是同一个人的仰望
却已经尝变人间悲欢离合
我在昆仑山的腹地,背靠沙漠
远离故土,和无数个夜晚一样
微信替代鸿雁
书信变得简洁而单薄
但思念从未停止生长

故乡的月辉已经铺满大地
而昆仑山尚未告别落日
我们投往故乡的目光,并未
跨越雪山,折射出明亮的湖泊

一个走丢的声音

楼下石墩旁是几个大爷
在棋盘上厮杀
他们的声音
从墙缝中进来
像是春天的宣言
昨天刘老头走了
人群中那个颤抖的声音
收紧了震动
响雷过后
还有谁记得那个走丢了的声音

一棵树的教育

不说希望也不说远方

我们像树一样站立和仰望
静听夏日的聒噪
和大风扫过的炎热
自然的声音爬进耳郭
闭目,伸手拥抱
悲伤和喜悦都已离我很远

野杏落入草丛
虫吃一半,我吃一半
杏仁晒干等待下一个春天

我在等待一个声音压低一片叶子
我在一棵大树下偷窥一片蔚蓝

树是一个播放器
让所有的声音穿过树梢
你听或不听
它们都已灌溉在天空

给一块石头道歉

是的,我要给你道歉
你将在我的榔头下四分五裂
被铺在不同的路上
我知道,你坚硬的外壳下
有一颗柔软的心
要不然为什么我一敲
就碎了

我要替我手中的榔头道歉
它将敲平所有的棱角
无声的疼化作愤怒
对抗的声音向地心下陷

我要替时光向你道歉
我抚摸你
像抚摸着另一个自己
石头的天空
写满了坚硬的答案

首届“化龙山之歌”原创歌词征文大赛揭晓

首届“化龙山之歌”原创歌词征文大赛自2021年7月开始,历时近四个月,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征文稿件两百余(篇),参赛诗人、作家遍布全国。在组织评选过程中,本着公平、公正、独立、透明的原则,从两百余篇稿件中初评出40篇入围作品,再经终评委无记名投票,产生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十名,共十七篇获奖作品。

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一座大山叫化龙 (李雪峰 张富强)

二等奖
啊,化龙山! (罗立夫)
化龙山下是故乡 (森子)

化龙山之歌 (姜了)

三等奖
走进化龙山 (税典红)
化龙山之歌 (刘紫剑)
化龙山,我的摇篮 (东敏)

优秀奖
化龙山上看星空 (一旗)
化龙山的爱与缘 (落瑾)
化龙山之歌 (张悦)
爱恋化龙山 (邬方)
化龙山 我又想你了 (黄战果)
登上化龙山 (侯少)
爱在化龙山 (胡琳)
灵秀化龙山 (石晓红)+
最美化龙词 (王慧琴)
我的家在化龙山下 (蔡森)

洗净铅华的糖果

任崇喜



我的母校

刘贵成